

## 酒館裡的第十四天

酒館裡的第十四天，渾渾噩噩的我，不知該有什麼樣的思維，一切彷彿是卡農舞曲，時間是重複的間奏，我踏著規律地的腳步前進，有時我會懷疑，或許，以另一個座標來看，我只是原地踏步罷了。酒館裡的第十四天，到底該有什麼樣的思維？

對於我們這群大四生來說，研究所彷彿是最後的歸屬。寒冷的冬季裡，披著圍巾、穿著厚重的外套，瑟縮地搓著手，躲在系 K 中埋頭努力一遍又一遍地演算著習題，一本本參考書堆疊在桌上，彩色的便利貼寫滿了公式、注釋，或貼或夾地置於書中，像一尾尾穿梭無暇的魚，這情景，和當初那個苦悶的高中生有著相同的影子，隱隱約約地重疊在一起。有許多時候，當我回望過去的日子時，總能找到相似的生命歷程，相似的心情、相同的困惑，茫然的未來，時間彷彿不是一條長河，永續不絕的往前流，而是一個圓環，起點或許也是下一次的終點。

你笑著說，就要畢業了，或許該在文學獎裡留個結尾。大一時的那篇小說，一個虛幻的作家身影，無可救藥的自大心態，在酒館裡引發出一連串的臆測與懸疑，日子過去了，我依舊成不了一個作家，藍色酒館的印象竟依然鮮活。從夏天到冬天，卻經歷了三個秋天，苦澀翻化成濃稠，熬成了湯，多加了肉桂、百里香，不，那或許並不是我想要的，那篇得獎的小說，也或多或少地在我往後的人生中，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記，我卻永遠都無法得知，究竟改變了什麼，是好是壞？如果我不曾得到讚賞，是否我仍是那隻沒有自信的醜小鴨，永遠只會自悲自嘆；如果沒有那張獎狀，是否就不會有人質疑，只是競爭對手太差……。紛紛擾擾的耳語，像是水族缸裡打轉的葉扇，不停冒出的氣泡，我是一尾魚，只想在這恆溫的箱裡，盡力地呼吸，我張大著嘴，拼命地呼吸，你從魚缸外凝視著我，以為我在說話，卻不知道，那僅僅是我維持生存的唯一管道。

風起的時候，你撩撩髮梢，就叫酒館裡的第十四天吧，你說。

起點或許也是下一次的終點。我點點頭，空氣中只剩一片沉默，或許，這一切一開始就應該是一片真空，沒有沉默、沒有空氣，真空的世界裡，是沒有聲音的寂靜。

得知甄試上研究所的時候，是雀躍也是沉重。但我不是負子蟾，不想背負太多的期望，更不是喜歡爬上高處。你們諄諄的眼光，是一把炙熱的火，焦灼著我的熱情和理想，我不是自視甚高，不想冠上理論物理學家的冠冕，也不是什麼實驗物理學家，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學生，渴求最後的真理，想要在物理的宇宙一統下，窺伺心底裡對自然奧妙的崇拜情節。我只是純粹的因為喜歡而喜歡，如同突然地喜歡上那個純真的戀人一般，沒有理由。這空間對我來說很單純，沒有絕對的功利，讀書不是為了賺大錢，讀書也不是種競爭，一個人的本質不該以分數考量，一個人的尊嚴不該因為分數而被拋棄。我閉上眼，因為我在尋找另一種珍視的探照，我捂住耳，因為粒子的孤寂，遠小於我們所能接受的頻率……。因為看的不夠清澈，因為了解不夠深沉，因為思維不夠寬闊，我不只這麼一次解釋了，卻沒有人了解我說的話，我彷彿是一座虛擬的座標，可臆測不可度量。

終於，我不再說話，連張大嘴的力氣都喪失，我不值得羨慕、不值得忌妒，我自悲的只想活在一個沒有聲音的世界，不想被主導，渴望被遺忘，躲進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城市，塞滿一袋子的快樂，遊走在太陽與陰影的邊界。我不用擔心與一隻狗說話，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，我甚至可以喃喃自語，可以或哭或笑，不是在炫耀、不是在演戲，我只是突然想體會愛因斯坦在寫下相對論時，是否雀躍的像個瘋子，卻又悲懷的像個痴子，顫抖、眼淚、微笑都無法抒寫一段日子面對的生活。是否愛因斯坦有著怎樣深沉的體會，每個人都是一個四維座標，不同的長度、不同的時距，度量出不同的思維與觀感，卻勉強地說服別人接受自己既定的範圍，不在乎現象，只定奪眼中的真理，卻忘卻了這不是一個慣性的世界，加速的座標，其實無法符合看似不變的常理。

站在三維的空間裡，我扔了一把尺到你面前。你可知尺在運動的過程中會變短，時距會變長。你點點頭，你相信，因為我們都信仰愛因斯坦。但我告訴我每一個家教學生，他們卻只會笑，不肯相信，他們搖搖頭，你證明給我看。該怎麼證明？我沒有實驗器具、沒有數據，彷彿是一場愛情，我沒有辦法證明我愛你，相信，成了唯一的見證。

孤寂的黑夜，莫名的下起了一場雨。藍色酒館裡，沒有繚繞氤氳的煙霧，酒保依舊沉悶，儘管杯盤早已清亮，他卻仍低著頭擦拭，或許，那不過是種令人安心的習慣，保持規律的步調，照著既定模式行進，生活該是費盡心思的責任，卻沉重到叫人不發一語。下雨的夜裡，招牌兀自在無人的巷裡閃爍，冷冷的孤絕，鑽入酒保心裡，卻發酵成一絲快意。爵士男歌手低嗓的啞音，從高級的音箱中悠悠擴大，迴盪在偌大的屋子裡，頻率的波動，像一波波和緩的海浪，襲上酒保混雜的心頭。

一場雨的人生，一首歌的人生，一個人的人生，快樂的人生，悲傷的人生。他嘲笑著自己，每一個階段總會不自覺得想著同樣的問題，或許是因為自己和人們格格不入吧。融入了生活，成為了本質，是無法跳脫出來思考的。唯有像雪溶化成了水，才能體會水的成分，不再質疑水的歷程。

他盛了杯水，將冰塊丟入了杯中。對於水來說，冰塊太寒冷，但那確是它的常溫，水笑它如同傻的錯把悲傷當快樂，它思量了好久，決定改變自己，吸取水的熱量，提高自己的體溫，熾熱的焚化中，才發現，自己竟變成了水，遺失了原來的自己。

該怎麼做才好？我疑惑地懷疑自己。

我彷彿看見酒保笑咧了嘴望著我。喂，你笑起來好醜。那又如何？

我抬起頭嚶嚶地笑，像低頭呱呱哭泣的稚童。那又如何！

第十四天的故事結束了？你胡疑的問。

我點點頭卻又搖搖頭。你不懂嗎，結束只是下一個開始！好久好久，故事又會突然地開始，重複相似的情節，問號還是問號，不會是驚嘆號，不會是休止符，

你卻不會覺得沉悶無聊，發現這迷宮竟只是無止境地重複的堆疊。

你眨眨眼，似懂非懂。

生活中，你難道不曾有過相同的體會？或許，你只是不在乎、不曾注意罷了。我們總在日子中旋轉，加快了腳步追緊前方的人群，害怕稍不留神就被人遺忘、害怕一個人的孤寂，所以盲目地生活，當這世界的熵，快速地趨向無限大時，你突然感覺到自己被一股莫名的洪亂牽引，你試著釐清頭緒，你試著探視自己，你試著放慢腳步……，我以為下一個動作，你會回頭，但你卻以為回頭見到的，會是一股時間的巨浪洶湧而來……。終於，你鼓起的勇氣又被放下。我卻清清楚楚地明白，雖然你沒有回頭，我還是在你人生中，發現了好幾個短暫的停頓，曾經，那些你的疑惑、你的悲傷，你的孤單，在不同長短的時間，都阻撓過你急促的腳步。會重複的，這一切依舊會重複的，莫名的未來裡，某一天的清晨、某一個寒冷的夜裡，你又會突然感覺到自己被一股莫名的洪亂牽引，你試著釐清頭緒，你試著探視自己，你試著放慢腳步……。

如同在每年的大學聯考後，在西子灣的堤防上，我們都會看見阿生，和三個同學靜默地走在一起……，拉長的影子、單調的步伐、遠颺的思緒，被吞噬在一個無情的巨浪……。阿生的軀殼在海底中載浮，阿生的靈魂在哪裡飄蕩？在每年的這一天，一切又會上演一次，親人們錐心刺骨的疼痛、昏覺的哭喊，喚不回那份失去，換不了來不及成長的未來。每一次，我們眺盼那長長的堤防，總會看見阿生的影子，看見那一個無情的巨浪，一切、一切，又會在腦海中浮現，沒有盡頭。永遠都忘不了。

雨下大了，酒保關上閃爍的霓虹燈，將最後一個酒杯放回架上。一尾藍色的魚悄悄游泗在街頭。離開的時候，酒保卻忘了低嗓的爵士男歌手。窗外的雨聲悄悄透進，和諧地伴著鳴奏，細微的歌聲，彷彿是綿長的低喃回想。藍色的魚，和酒保擦肩而過，游進了藍色的酒館，開始了另一個關於藍色的故事。

國立中興大學 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